



7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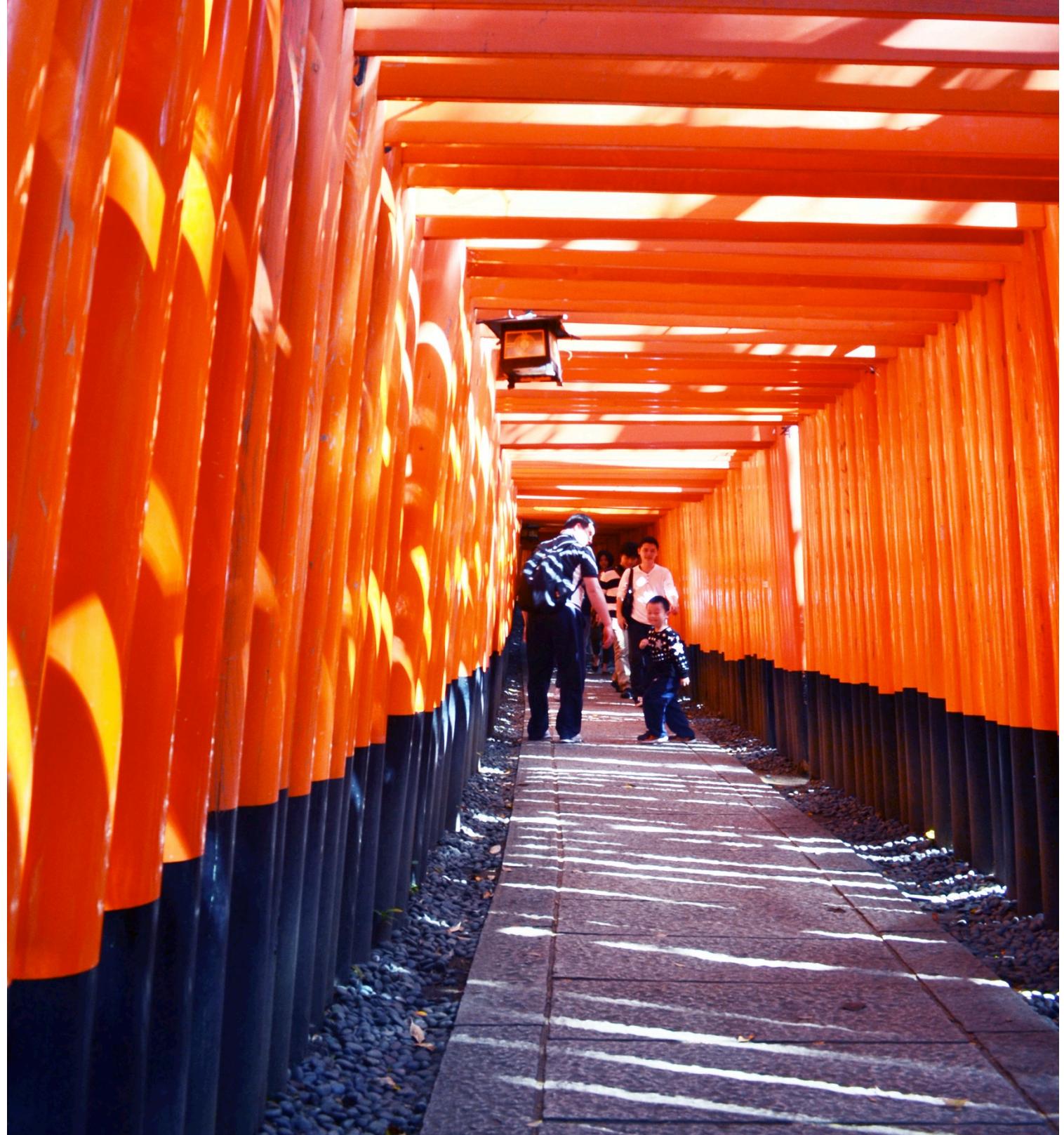
我一直把那庙宇的门称作的“牌坊”，直到有一天被同学听了嘲笑后才纠正过来。他们告诉我这个叫“鸟居”。作为庙宇的门，它的存在便是为了标明神和人之间的界限。跨进去，便是踏入了神的领地。

每一座鸟居，都是一个时间的纪念点。它们被凡人立在这里，祈求神明的祝福能通过这些大门，从天界传达到人间。

为

成百上千的鸟居紧密地排列到一起，它们从山脚开始，一直蔓延到山的深处，延伸到神明的宫殿里。

有时，会有身着和服的女士在通红的甬道里行走着。她们踏着轻盈的步伐，跟随着先生的脚步，慢慢消失在光影里。





8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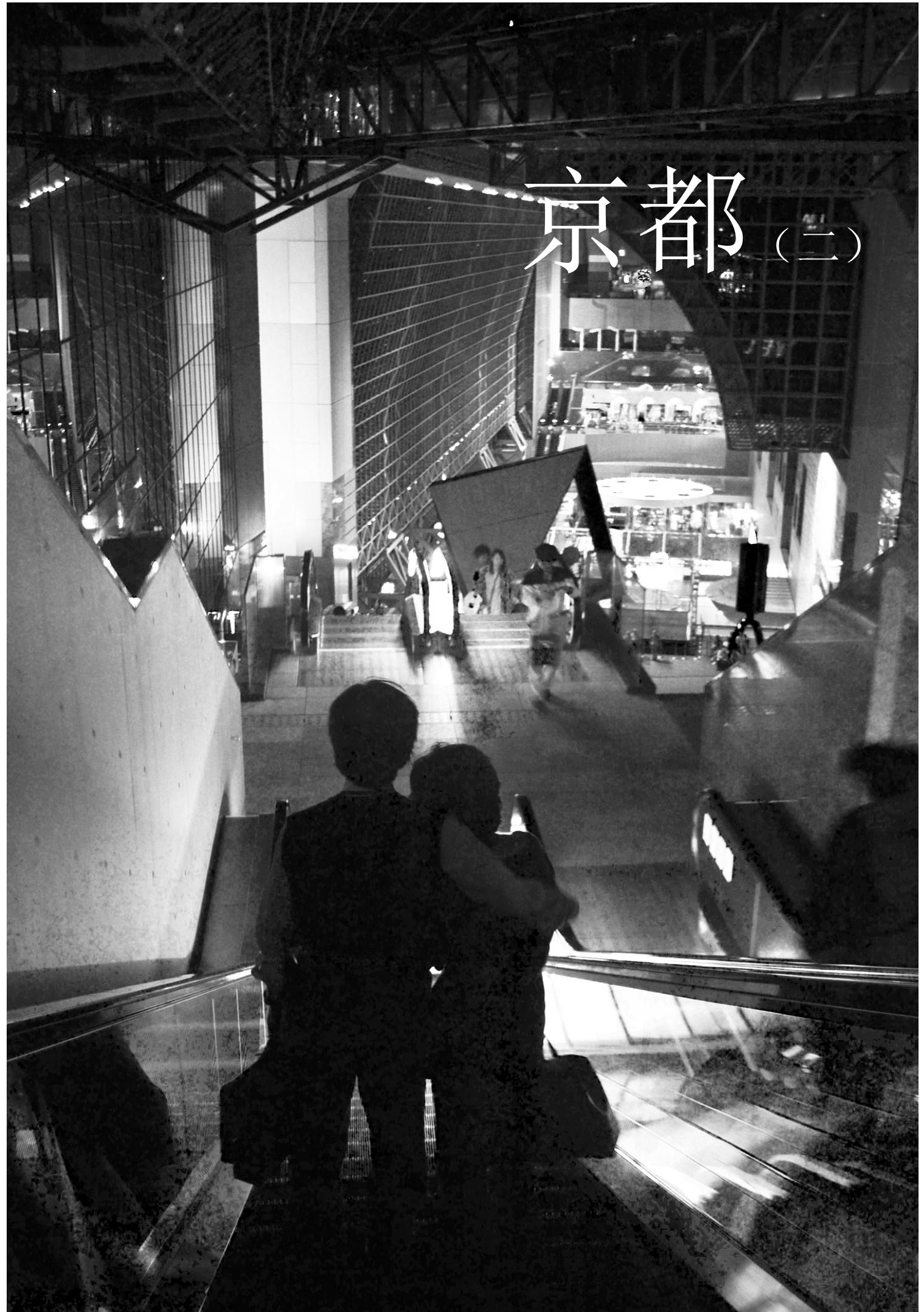
回到旅馆时，已经是夜晚。旅馆里，大多数的背包客还没有回来，我便索性去了不远的鸭川逛逛。

到了后才发现，原来鸭川是情侣们晚上幽会的地方。

一对对的少男少女在鸭川旁边坐下，细细说着甜蜜或者忧伤的故事。鸭川的涓涓河水不知听了多少甜言蜜语，却也不脸红，只是不紧不慢地向下游流去。

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总觉得有些尴尬，稍稍转悠了一下便扭头回旅馆睡觉去了。

京都(二)



第三天

1.

因为没有设置闹钟的缘故，起来时就已经是正午。而按照原定的计划，今天应该先去金阁寺转转。

说到计划，直到昨天我才发现，为了旅行而制订计划，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。我在飞日本的航班上碰到了一个英国小哥，他说他碰巧在环球旅行，而日本是他的下一站。

他说他准备在日本待上一个月左右。我问他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有没有什么要去的地方，他笑了笑说不知道，他说他喜欢每到一个地方后慢慢探索那里有什么有趣的。他告诉我自己连未来几天的旅馆都还没有预定，因为他不知道之后会在哪个城市待得更久一点。

跟那个小哥相似的，是一个与我在京都住在同一所旅馆的女生。她是 SMU 的学生，趁着放假的时间一个人来到日本旅行。“既然是自己旅行，何必把每天要去的地方规定好，否则，那样的旅行和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又有什么区别呢？”她这样告诉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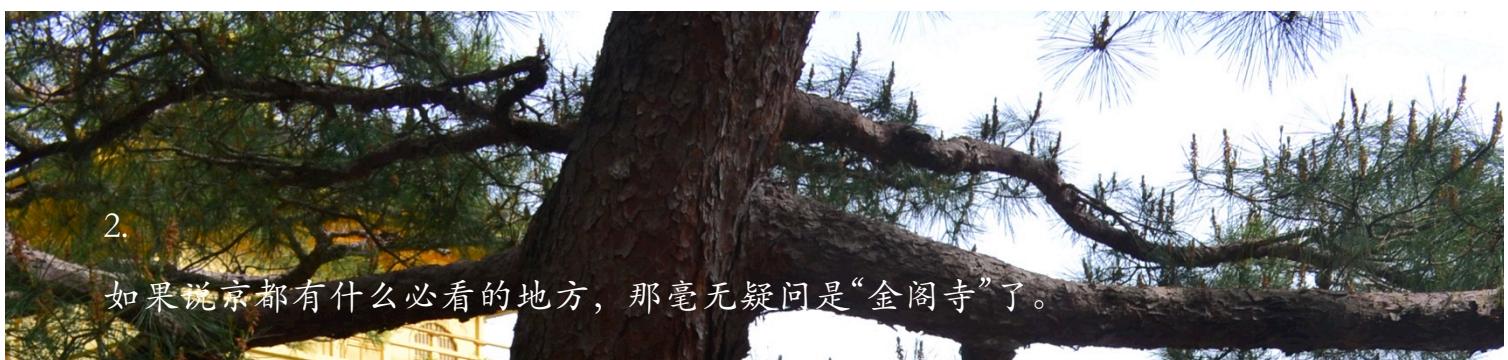
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否是正确的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制定详细的计划，高效的旅行是否会更有意义。

或许这样提前制定计划是为了“旅行”而旅行，是为了证明自己到过一个名胜古迹而旅行。我生怕错过了某个景点，于是便在旅途开始之前就做好了准备，制定了详细的计划，甚至于把公交线路还有地图都找好。我觉得这样做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旅行时间，好去更多的地方。

或许他们是对的，这样做并没有为了自己而旅行，只是在按照别人留下来的“优秀剧本”，重复地演绎他们的故事。

(ps: 不就旅个游么？老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啥？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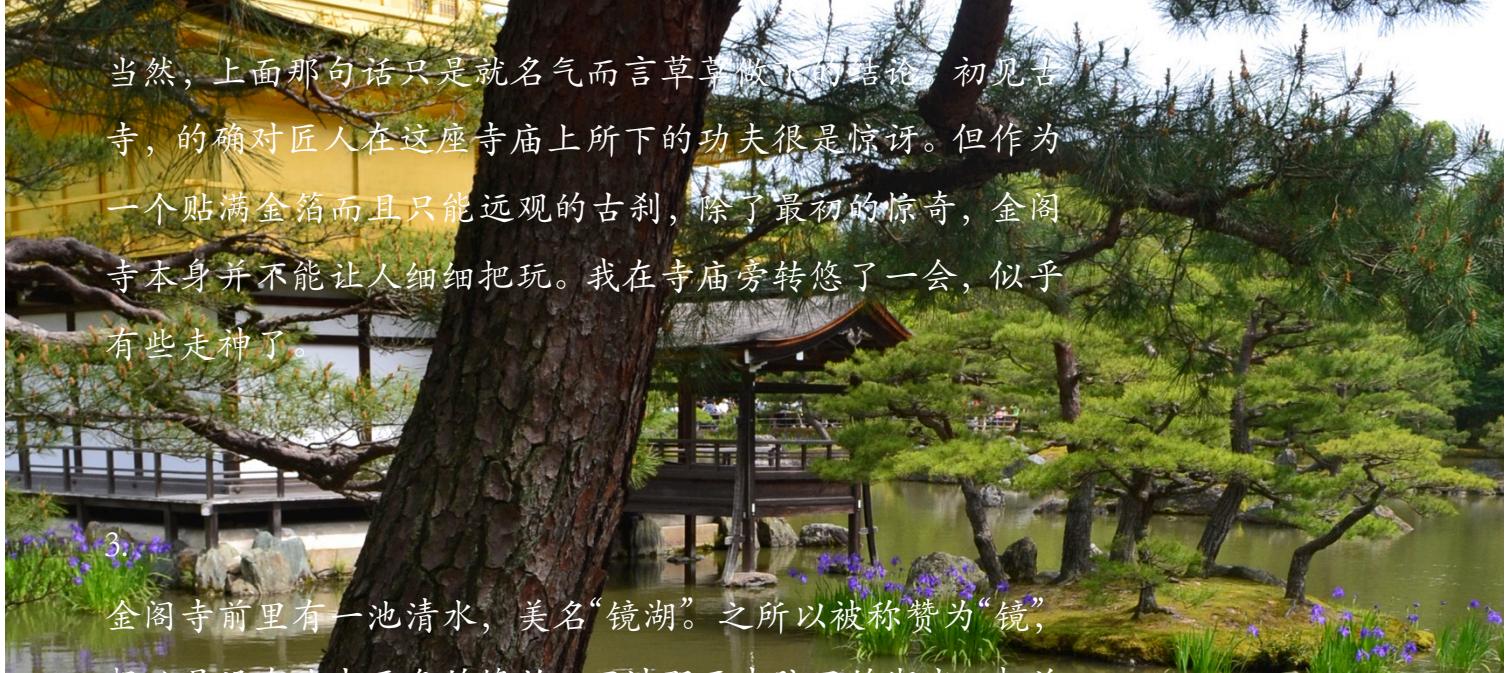




2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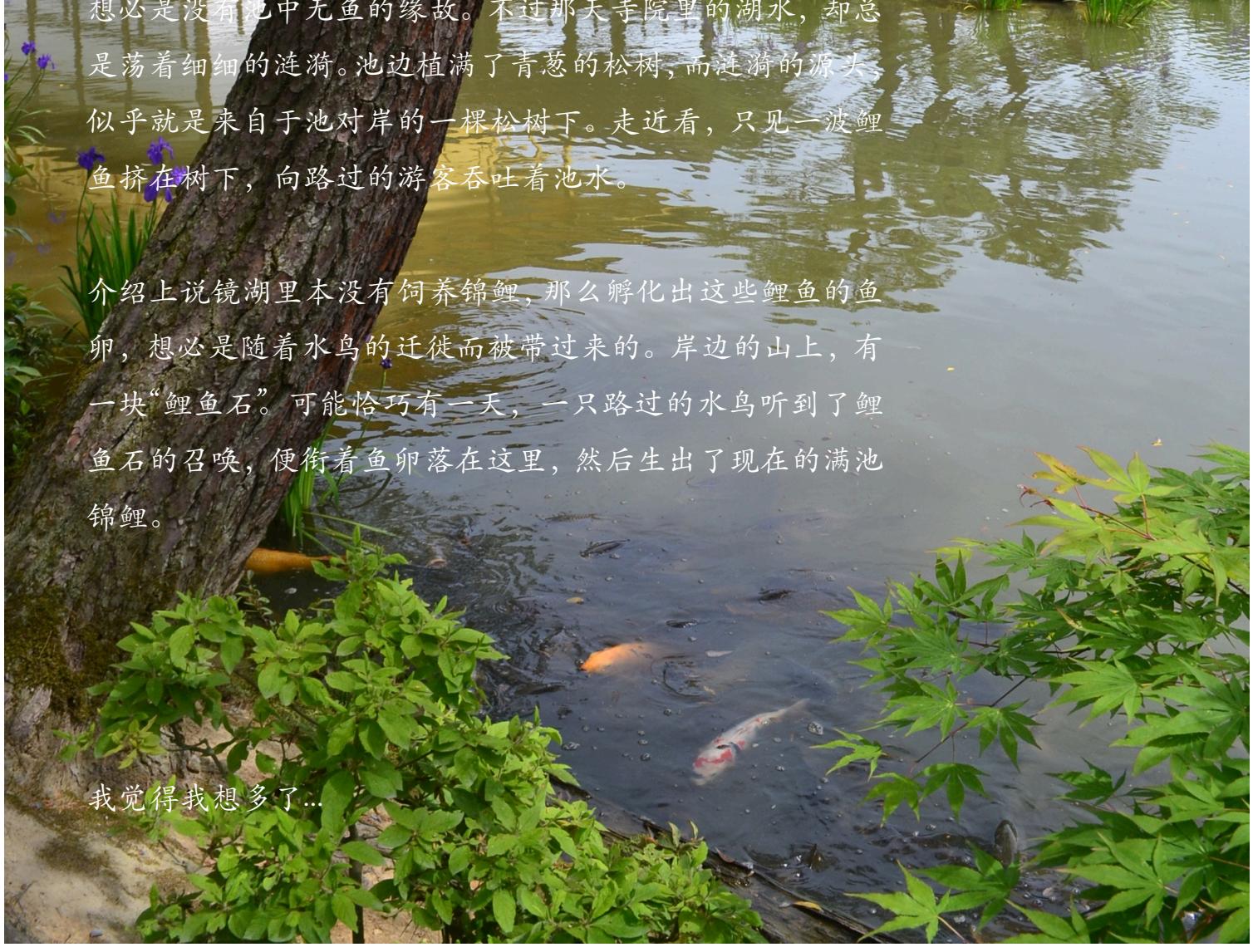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京都有什么必看的地方，那毫无疑问是“金阁寺”了。

当然，上面那句话只是就名气而言草草做下的结论。初见古寺，的确对匠人在这座寺庙上所下的功夫很是惊讶。但作为一个贴满金箔而且只能远观的古刹，除了最初的惊奇，金阁寺本身并不能让人细细把玩。我在寺庙旁转悠了一会，似乎有些走神了。



3.

金阁寺前里有一池清水，美名“镜湖”。之所以被誉为“镜”，想必是没有池中无鱼的缘故。不过那天寺院里的湖水，却总是荡着细细的涟漪。池边植满了青葱的松树，而涟漪的源头，似乎就是来自于池对岸的一棵松树下。走近看，只见一波鲤鱼挤在树下，向路过的游客吞吐着池水。



介绍上说镜湖里本没有饲养锦鲤，那么孵化出这些鲤鱼的鱼卵，想必是随着水鸟的迁徙而被带过来的。岸边的山上，有一块“鲤鱼石”。可能恰巧有一天，一只路过的水鸟听到了鲤鱼石的召唤，便衔着鱼卵落在这里，然后生出了现在的满池锦鲤。

我觉得我想多了... “



[图]

3.

独自旅行的人，比我之前认为的要多很多。



当时我~~庄和子~~在车站等着巴士，身边便坐着那位小哥。~~或许~~是因为他看到了我拿着中文的旅游地图，便主动上前来跟我说话。他说他已经来到日本一个星期了，很是喜欢这个有着盛唐遗风的国度。他告诉我他无比热爱旅行，每每工作三四个月便要出来一趟，下一个地方刚好就要一翻，我听到后心里不免有些纳闷，在想哪有这样能随便请假旅游的工作；本想问个究竟，但觉得这是私事便也没有开口。



他问我接下来会去哪，我说我明天准备启程前往东京。他说真巧，他正好也要去东京，想去富士山看看，然后问我跟不跟他一起去富士山。我原本没有计划要去富士山，便回复他说“有时间就去吧”。

4.

作为一个旅游城市，京都有着无比发达的巴士交通网络，以至于我一直没有机会体验京都的电车。在翻阅旅行手册的时候，我注意到地图的边缘有一个不起眼的景点，上面印着“嵐電嵯峨駅”。景点的旁边印着一个电车一样的标志，而标明着列车路线黑白相间的线条，蜿蜒地已经被画到了地图外面。

可能是被延伸到地图外的列车路线吸引，我放弃了下午去二条城的计划，转而搭上了去嵯峨駅的巴士。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，但是在去程的路上，却有一种要见认识已久，却素未谋面的笔友的期待。这种期待和计划要去二条城的期待不同，对于二条城，我已经在网络上了解到了足够多的信息。我知道我要去那个京都著名的将军府拍什么，知道它们大概长的什么样，知道它们大概在哪个位置，并且以哪种路线游览能够拍到足够多的著名景观。我已经在脑海里把我的行程像彩排一样过了一遍，只剩下亲身去实现一次，然后顺路装满相机的储存卡，好证明我真的去过那里。但是，对于嵯峨駅，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，我甚至不知道当我赶到那里时，还有没有班车可以坐。

不过当我看到那像是曾经接过千寻的电车缓缓进站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的选择是对的。

“阿姨你手机好抢眼！”



“它从树林深处缓缓开来
叮当的声音顺着铁轨，轻轻拍打着土地

列车挺稳
带着白手套的列车员取下帽子
向月台上的乘客们问好

你递上单程的车票
扶扶眼镜
然后提着空空的行李袋上了车

它过来把还没有接触到人间混沌孩子接走
带回树林深处去
带回神隐的宫殿里去...”

5.

列车出站后不久，便驶入丛林深处。

回过神来时，列车已经开进了一个幽静的山谷里。叮叮当当的铁轨声，拍打在附近的山上，然后又被弹回谷壑间的溪流里。

等列车再驶过一个隧道后，便穿越了山林，来到了开阔的乡间田野里。





6.

到站，下车。

因为我没有钱买回程的车票，就被列车丢在了这里 Orz。列车慢慢驶回山林，不久，连哐当声都听不到了。

车站旁啥也没有，不过远处好像有条小河。走近看，原来是从山谷里流出来的那条。原本在山谷里疾驶的水流，进入了开阔的平地，便也放慢下来。河岸边有开着面包车前来野营的人们。白色的小轿车开到小河边，哥哥和弟弟从刚刚停稳的车上跑下来，袜子还没脱完便一脚踏进水里。妈妈在后边追着喊着，爸爸不紧不慢地打开后备箱，搬下椅子还有食物，慢慢地赶过去。

“说不定菊次郎他们还在这个河堤上扯过天谈过地呢”——看到水流平缓的小河，我不知为什么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想法。

我找了个满是小黄花的地方，想学着北野武拍拍文艺的相片。结果除了被野草刮破了腿，啥也没拍到。

小黄花太少了。



7.

正烦着如何才能回城里去，一辆列车从山间的隧道里飞奔出来，疾驶而过。

我隐隐约约看到车厢上印了两个大大的 JR 二字，心想着有救了，然后便沿着铁轨尾随列车走去。有时铁轨被铁丝网挡住，我便只好远远的绕开，心里估算着铁轨的方向，转而走到有路的小镇里去。幸运的是，我在在太阳下山之前，就在铁轨旁找到了一个电车站。

乘上车后大约坐了十分钟，电车便开回了我手上旅游手册的地图区域。看看时间，刚好下午五点左右。我不知道现在去二条城会不会太晚，但心想着明天就要离开京都，于是便在中途下了车，想去二条城碰碰运气。



但是最终，二条城还是因为我傲慢地临时变更了计划，拒绝了我。

“没事，我在门口拍张照，证明一下来过就好了。”



8.

回到鸭川旁的酒店，已经是傍晚。此时的天空又变成前天大阪夜晚那样的蓝色。

拿起相机，对着马上就要燃尽的一抹晚霞，“咔嚓”

じや さよなら



9.

京都还没说完呢！



我晚上跑去市中心，想去拍拍京都塔的夜景。结果除了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情侣，什么也没拍到。

从京都站出来的时候，正巧碰到了吴桐舔着抹茶冰淇淋带着他一家人在散步。

这才是晚上最大的收获吧～



东京都



第四天

1.

这天的开头不是很好。

早晨，我在公共休息室吃早饭时，睡在我隔壁的小哥告诉我，他在非洲工作的地方打仗了。一枚炮弹在他办公室旁边爆炸，在墙上炸出了个大窟窿。

我刚刚认识他不到两天，前一天夜里，他跟我在天台聊着对于日本这个有趣国家的看法。他很同意我对日本马桶的偏见，觉得它们应用了过多不必要的高科技。他说他很佩服日本的秩序井然。但是他似乎不太喜欢日本人过于独立的性格，因为每次坐上电车都看到人们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，少有人互相交谈。

早晨我见到他时，他一个人在餐桌前吃着早饭。我问他今天准备去哪里玩，他摇摇头，然后把他手机递给我，里面播放着他同事透过窗子向外拍摄的录像。视频里，一辆坦克在楼下开火，把远处的一栋房子轰成了碎片。有人从废墟里的烟尘里走出来，然后被拿着枪不知是士兵还是匪徒的人打死在路边。

因为战事爆发的原因，他需要提前结束在日本的旅行，赶回他的城市去。我问他在非洲做什么工作的，他说他在当地做志愿者。

因为需要赶上午的电车，我没能继续和他谈下去。临走时，我祝他好运，他祝我在东京能有一个愉快的旅程。

他说“Have a nice trip”时，笑得比我灿烂。

2.

虽然说今天的目标就是赶到东京，但是我并不打算直接搭乘新干线奔到那去。我需要先绕道去滋贺县做一次圣地巡礼。

接下来的几页，便全是关于圣地巡礼的纪录，于是我把它们剔出来放到了一个单独的章节里，方便客官们过去。



3.

从京都到东京，搭乘新干线不过两小时的路程。

新干线在关东的土地上飞奔着，虽然列车的时速并没有国内高铁那样疯狂，窗外的房屋也没有更快的消失，但是手机上的定位显示，每一分钟我都在地图上画出了肉眼可见的位移。当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才意识到中国是个何等巨大的国家。

我设好闹钟，估算着列车接近富士山的时间，然后倒在行李上睡过去。

当我醒来时，窗外已不是平平缓缓的山丘，只剩下一个巨浪般的身影，从云层里踱步而出。

因为列车旁一直有紧密的输电杆，我便只好趁着列车经过两座铁杆的间隙，拍下几张富士山的照片。



从第一眼看到她出现，到富士山被列车近处的丘陵遮挡住，期间大约只有五分钟长短。你还没有来得及向她打招呼，她就走了。



就像是你在月台遇到了看到了一个喜欢很久的姑娘，她刚刚转过侧脸望向你，此时却来了一辆进站的列车，匆匆上下的人把你的视线切断。你努力保持在自己站的位置，不想让人群把自己冲走。但是等旅客们散开，你望向她的方向，那边却没有人在等你。





“她美她的，你看你的”，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了吧。

4.

东京旅店的位置就在天空树的旁边。可惜因为窗子的朝向，从房间里看不到那座灯火绚丽的高塔。

我早早睡下，望着什么也没有的天花板，开始胡思乱想。

我在想，身边这座墙的后面，有一座彻夜不眠的尖塔在千叶地区肆意挥霍着她的姿色和美貌。她把腰间的彩灯点亮，伸展着原本就很修长纤细的躯干。时不时她还会看看身边的房子，看看那些四四方方的办公楼——这让那些假装正经的小子们羞红了脸。



东京（一）

第五天

1.

浅草寺是一个看人的地方。

作为东京最古老的寺庙，这里自然成了游人必去的东京景点之一。络绎不绝的有人还有香客，挤满了原本不大的院落。

虽然古寺坐落于的东京市内，但是祠堂里的肃静的气氛，却丝毫没有被外面的喧嚣打破。一跨进庙内，耳边便只有低吟的祈祷和诵经——佛祖面前，容不得凡俗之气。

我满怀期待的跑去大名鼎鼎的“仲见世”，结果商铺里除了随处可见的日本竹筷，没有什么让人觉得新奇有趣的玩意。不过临走的时候，或许是金阁寺清水寺加上稻荷大社的神明联合起来保佑了我，在这里我终于看到了那些身着校服的姑娘。



金龍山



電器 松下

英
ハイ

仲見世

仲見世

浅草

浅草 ASAKUSA



2.

在我看来，皇居之于东京，就像中央公园之于纽约，他们都是一座超级城市里唯一能寻得片刻悠闲的地方。不过跟中央公园相比，皇居多了一份刻意而为的严肃。

皇居的严肃，就像故宫太和门前的那份庄严一样，都是来自于被故意设计成的尺寸巨大的景观。从皇居旁的马路走到它的大门，需要跨过一条巨大的护城河。进入皇居的领地后要再走上百米，才能靠近石砌的城墙。之后便是真正的禁区，不准游人继续前行。

因为是天皇陛下的居所，皇居不许让人进入参观。于是我就在宽到难以置信的马路和停车场上到处乱走～

不知道为啥，我一直觉得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那边的城市就像是纽约一样。

哈，只是这么一说，我也不知道纽约长啥样 _(:3)Z)_





皇居附近却来了许多身着校服的中学生。他们排着队列，有说有笑地走着。之后有老师一样的人物出现，把学生们聚集起来，然后找到一处能以皇居城墙作为背景地好位置，为他们拍摄集体照。

我找了个角度，然后在卫兵地注视下偷偷拍摄那些前来拍照的学生们。

3.

“晚上要去看塔。”

这句话放在不同的地方，会让人想到不同的地点。如果放在伦敦，人们会不知道你要去的是大本钟还是伦敦桥；放在北京城里，或许你会被的士司机直接带到老北京电视台去；放在新加坡，人们会告诉你来错了地方，那两座孪生塔坐落在北方的吉隆坡市；如果是放在陈塘关，那就要先去拜见李天王了。

不过在东京，似乎只有一座塔可以看。



在赤羽桥站下车，走过一条街便可以看到东京塔从楼群后面冒出来。通红的塔身，像是一个做工精细的塑料玩具。

再往前走，便会看到一条蜿蜒向上的小径，路旁的基岩上盖满了葱郁的爬山虎。

作为东京的地标，我原先估计着东京塔应该是一个热门的景点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塔下应该停满了等待游客的旅游大巴。不过到了后却欣喜地发现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拥挤。售票大厅里只有一小撮散客，三三两两，有说有笑。

4.

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，这意味着东京塔
事可干，我走到外面的空地，找了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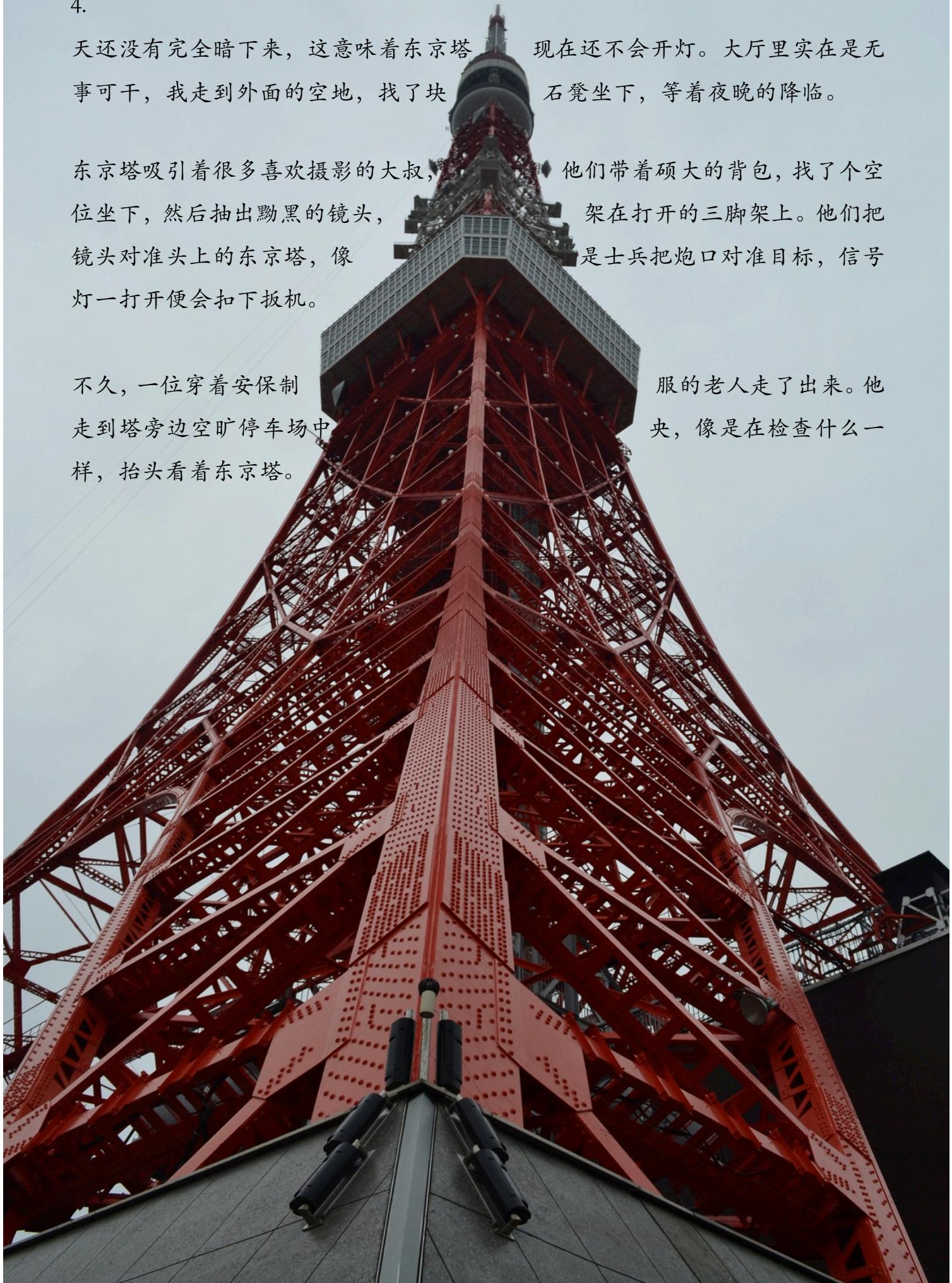
现在还不会开灯。大厅里实在是无
石凳坐下，等着夜晚的降临。

东京塔吸引着很多喜欢摄影的大叔，
位坐下，然后抽出黝黑的镜头，
镜头对准头上的东京塔，像
灯一打开便会扣下扳机。

他们带着硕大的背包，找了个空
架在打开的三脚架上。他们把
是士兵把炮口对准目标，信号

不久，一位穿着安保制
走到塔旁边空旷停车场中
样，抬头看着东京塔。

服的老人走了出来。他
央，像是在检查什么一



就在老人出来后不久，灯便亮了起来。

忽然之间，整个塔身的灯全部被点亮。射灯里的黄色光柱，打在塔身上，把一根根原本赤红的钢筋染成温暖的橘色。

5.

东京塔的电梯已经很旧了，在上升的过程中，头顶上一直传来吱吱呀呀的声音。不过为了不让旅客担心，电梯运行的过程中一直有广播播放，用日语和英语告诉游客，不用担心奇怪的声响。

